歸潛志/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歸潛志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金朝取士，止以詞賦爲重，故士人往往不暇讀書爲他文。〈一云「不暇習爲他文」。〉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、黃詩，輒怒斥，故學子止工于律、賦，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。閒有登第後始讀書爲文者，諸名士是也。南渡以來，士人多爲古學，以著文作詩相高。然舊日專爲科舉之學者疾之爲仇讎，若分爲兩途，互相詆譏。其作詩文者目舉子爲科舉之學，爲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爲任子弟，笑其不工科舉。殊不知國家初設科舉用四篇文字，本取全才，蓋賦以擇制誥之才，詩以取風騷之旨，策以究經濟之業，論以考識鑒之方。四者俱工，其人材爲何如也？而學者不知，狃于習俗，止力爲律、賦，至于詩、策、論俱不留心，其弊基于爲有司者止考賦，而不究詩、策、論也。吾嘗記故老云，泰和閒，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，及讀策論，則止用筆點廟諱、御名，且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寡。有司如此，欲舉子輩專精難矣。南渡後，趙、楊諸公爲有司，方于策論中取人，故士風稍變，頗加意策論。又于詩賦中亦辨別讀書人才，以是文風稍振。然亦　　議紛紜。然每貢舉，非數公爲有司，則又如舊矣。

金朝以律、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、〈《中州集》云：開封人，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。〉趙樞子克。其主文有藻鑒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、〈《金史》：字壽甫，遼西人。〉鄭子聃侍讀。故一時爲之語曰：「主司非張、鄭，秀才非趙、孟。」律、賦至今學者法之。然其源出于吾高祖南山翁。故老云，孟晚進，初不識翁，因少年下第，發

憤，闢一室，取翁賦，翦其八韻，類之帖壁間，坐臥諷詠深思，已而盡得其法，下筆造微妙。再試，魁于鄉、于府、于省、于御前，天下號孟四元，迄今學者以吾祖孟師也。孟雖仕，不甚貴。作詩詞有可稱，自號虛靜居士。頗恬淡，留意養生術。嘗著《金丹賦》行于世，其詩詞亦有集。

余高祖南山翁，〈按：《中州集》名撝。〉金國初，闢進士舉，詞賦狀元也，故爲一代詞學宗。雅好成就後進，見其文，輒能斷其後中第否，當時名士大夫多出門下，學者至今皆師尊之。四子，長西巖、〈按：西巖名汲，字伯深，天德三年進士。見《中州集》。〉次龍泉，同年擢第。二女，長姑及笄，將適人，一時貴顯者爭求之，翁皆不許。張御史景仁時在布衣，以所業詣翁，翁嘉之。俄翁爲有司取士，張賦其佳，爲鄰坐者剽之，盡坐同而黜。已而翁知其然，遽以長姑嫁焉。家人輩皆慍，翁不恤也。後三年，翁復爲有司，御試，張擢別試魁，驟歷清華，以文章擅當世，位至翰林學士、河南尹、御史大夫。嘗使宋，有風節，赫然爲名臣，世皆以翁有知人之鑒也。後，翁墓表，張所作，具載其事云。次姑適襄陰王元節，亦名進士。能詩，博學，〈《中州集》云：字子元，宏州人，第進士。弟元德，亦第進士。〉嘗爲密州節度判官。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談翁之事也。

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翛然。〈《中州集》云：翛字翛然，范陽人，皇統二年進士。〉嘗同知咸平府，攝府事。時遼東路多世襲猛安、謀克居焉，其人皆女直功臣子，驁亢奢縱不法。公思有以冶之，會郡民負一世襲猛安者錢，貧不能償，猛安者大怒，率家僮輩強入其家，牽其牛以去，民因訟于官。公得其情，令一吏呼猛安者，其猛安者盛陳騎從以來，公朝服，召至廳事前，詰其事，趨左右械繫之，乃以強盜論，杖殺于市，一路悚然。後知大興府，素察僧徒多游貴戚家作過，乃下令，午後僧不得出寺，街中不得見一僧。有一長老犯禁，公械之。長老者素爲貴戚所重，皇姑某國公主使人詣公請焉，公曰：「奉主命，卽令出。」立召僧，杖一百，死。自是京輦肅清，人莫敢犯。世宗深見知，故公得行其志也。公爲人恬淡　　靜，頗留意養生，每食必以時，過午則不食也。臨終，齋沐而逝，于死生了然。其爲吏之名，至今人云過宋包拯遠甚。其子漸，爲吏亦有能稱，爲中都警巡使。

孫左丞鐸振之，〈《金史》：其先滕州人，徙恩州。〉章宗時名臣。爲人正直敢言，有學問文采，一時相望甚切。俄詔下，同輩皆相執政，公再授戶部尚書。公意不愜，因于戶部廳事壁間書唐人詩云：「南鄰北舍牡丹開，年少尋芳去未回。惟有君家老柏樹，春風來似不曾來。」有人奏之，坐貶鄜州防禦使。〈按：《中州集》云：降授同知河南府

事。〉再召入朝，未幾，執政。南渡，爲太子太師。後致仕，以壽終。

貞祐南征，獲一統制官李伸之者，帥府經歷官劉逵卿輩召而飯之，且誘以降，將宥焉。伸之獻詩曰：「一飯感恩無地報，此心許國已天知。胸中千古蟠鍾阜，一死鴻毛斷不移。」竟就死。又云：「擬把孤忠報主知，主知未報已身疲。明朝定作長淮鬼，馬革應煩爲裹屍。」又云：「區區猶上和親策，安得元戎一點頭。」

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〈《中州集》云：宇文虛中，成都人，宋黃門侍郎。以奉使見留，爲翰林學士承旨。〉主文盟時，吳深州彥高〈《中州集》云：吳激，宋宰臣拭之子，王履道外孫，而米芾元章壻也。將命帥府，以知名留之，仕爲翰林待制。出知深州，到官三日而卒。〉視宇文爲後進，宇文止呼爲小吳。因會飲，酒間有一婦人，宋宗室子，流落，諸公感歎，皆作樂章一闋。宇文作《念奴嬌》，有「宗室家姬，陳王幼女，曾嫁欽慈族。干戈浩蕩，事隨天地翻覆」之語。次及彥高，作《人月圓》詞云：「南朝千古傷心事，猶唱《後庭花》。舊時王謝、堂前燕子，飛向誰家。偶然相見，〈《中州樂府》云「恍然一夢」。〉仙肌勝雪，雲鬢堆鴉。〈《中州樂府》作「宮髻堆鴉」。〉江州司馬，青衫淚濕，同是天涯。」宇文覽之，大驚，自是，人乞詞，輒曰：「當詣彥高也。」彥高詞集篇數雖不多，皆精緻盡善，雖多用前人詩句，其翦裁點綴若天成，〈一云「其翦裁綴輯皆若天成」。〉眞奇作也。先人嘗云，詩不宜用前人語。若夫樂章，則翦截古人語亦無害，但要能使用爾。如彥高《人月圓》，半是古人句，其思致含蓄甚遠，不露圭角，不尤勝于宇文自作者哉！

党承旨懷英、〈《金史》：字世傑，馮翊人。〉辛尚書棄疾，俱山東人，少同舍屬。金國初遭亂，俱在兵間。辛一旦率數千騎南渡，顯于宋；党在北方，擢第，入翰林，有名，爲一時文字宗主。二公雖所趨不同，皆有功業，寵榮視前朝李穀、〈一作「陶穀」。〉韓熙載亦相況也。後辛退閒，有詞《鷓鴣天》云：「壯歲旌旗擁萬夫，錦襜突騎渡江初。燕兵夜捉銀胡彔，漢箭朝飛金僕姑。思往事，歎今吾，春風不染白髭鬚。都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郊種樹書。」蓋紀其少時事也。

高丞相巖夫在相位，因元光二年元日慶七十，會鄉里交舊，且求作詩文，時先子以新罷御史，避嫌不赴。余方弱冠，爲作詩，以公頗負　　，且勸其退休也。公得詩，大喜，趣召余，迎謂余曰：「解道青雲自致不須階邪？」又撫余背曰：「汝費字如何下來？」蓋余詩云：「青雲自致不須階，十稔從容位上台。負荷一堂森柱石，調和衆口費鹽梅。勤勞密邇三朝重，壽考康寧七秩開。家道益昌孫有息，綵衣扶杖好歸來。」雷希顏爲作序，

亦有「乘天眷未衰，可以引去」之語。後余將歸淮陽，復獻書勸其舉一人自代，可得致政歸。然公竟薨于位，不能從也。

明昌、承安閒，作詩者尚尖新，故張翥仲揚由布衣有名，召用。其詩大抵皆浮豔語，如：「矮窗小戶寒不到，〈一作「矮戶小窗」。〉一鑪香火四圍書。」又，「西風了卻黃花事，不管安仁兩鬢秋。」人號張了卻。劉少宣嘗題其詩集後云：「楓落吳江眞好句，不須多示鄭參軍。」蓋譏之者也。南渡後，文風一變，文多學奇古，詩多學風雅，由趙閑閑、李屏山倡之。屏山幼無師傳，爲文下筆便喜左氏、莊周，故能一掃遼宋餘習。而雷希顏、宋飛卿諸人，皆作古文，故復往往相法傚，不作淺弱語。趙閑閑晚年，詩多法唐人李、杜諸公，然未嘗語于人。已而麻知幾、李長源、元裕之輩鼎出，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爲法也。

趙閑閑嘗言，律詩最難工，須要工巧周圓。吾聞竹溪党公論，以爲五十六字皆如聖賢，中有一字不經鑪錘，便若一屠沽子厠其閒也。又云，八句皆要警拔極難，一篇中須要一聯好句爲主，後但以意收拾之，足爲好詩矣。又嘗與余論詩曰：「《選》詩曰：『南登灞陵岸，回首望長安。』『朔風動秋草，邊馬有歸心。』『明月照高樓，流光正徘徊。』此其含蓄意幾何？」又曰：「小詩貴風騷，今人往往止作硬語，非也。」

趙閑閑少嘗寄黃華詩，黃華稱之，曰：「姓王氏〈句似有誤。〉非作千首，其工夫不至是也。」其詩至今爲人傳誦，且趙以此詩初得名。詩云：「寄語雪溪王處士，年來多病復何如？浮雲世態紛紛變，秋草人情日日疎。李白一盃人影月，鄭虔三絕畫詩書。情知不得文章力，乞與黃華作隱居。」

趙閑閑嘗爲余言，少初識尹無忌，問：「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、黃何如？」無忌曰：「學蘇、黃則卑猥也。」其詩一以李、杜爲法，五言尤工。閑閑嘗稱其《游同樂園詩》云：「晴日明華構，繁陰蕩綠波。蓬邱滄海遠，春色上林多。流水時雖逝，遷鶯暖自歌。可憐歡樂極，鉦鼓散雲和。」又有佳句：「行雲春郭暗，歸鳥暮天蒼。野色明殘照，江聲入暮雲。」甚似少陵。閑閑又稱趙黃山詩云：〈《中州集》：趙渢字文孺，第進士。明昌末，終于禮部郎中。黃山其自號也。〉「燈暗風翻幔，蛩吟葉擁墻。人如秋已老，愁與夜俱長。滴盡階前雨，催成鏡裏霜。黃花依舊好，多病不能觴。」此詩信佳作也。又，黃山嘗與予黃山道中作詩，〈一作「嘗于黃山道中作詩」。〉有云：「好景落誰詩句裏，蹇驢馱我畫圖閒。」〈按：全詩載《中州集》。〉世號趙蹇驢。余先子翰林，嘗談章宗春水放海青，時黃山在翰苑，扈從，既得鵝，索詩，黃山立進之，其詩云：「賀鵝得暖

下陂塘，探騎星馳入建章。黃繖輕陰隨鳳輦，綠衣小隊出鷹坊。摶風玉爪凌霄漢，瞥日風毛墮雪霜。　　喜園陵得新薦，侍臣齊捧萬年觴。」章宗覽之，稱其工，且曰：「此詩非宿搆不能至此。」

趙閑閑平日字畫工夫最深，詩其次，又其次散文也。嘗語余曰：「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三二人，至吟詩者絕少，字畫亦無也。」以是知公所長。然議論經學許王從之，散文許李之純、雷希顏，詩頗許麻知幾、元裕之，字畫頗許麻知幾、馮叔獻也。又嘗教余學書，先法張旭《石柱記》，每曰：「汝輩幸有天資，正不許學古人一點一畫寫也。」

李屏山雅喜獎拔後進，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，必延譽于人。然頗輕許可，故趙閑閑嘗云：「被之純壞卻後進，只獎譽，教爲狂。」後雷希顏亦頗接引士流，趙云：「雷希顏又如此。」然屏山在世，一時才士皆趨嚮之。至于趙所成立者甚少。惟主貢舉時，得李欽叔獻能，後嘗以文章薦麻知幾九疇入仕，至今士論止歸屏山也。

李屏山教後學爲文，欲自成一家，每曰：「當別轉一路，勿隨人脚跟。」故多喜奇怪，然其文亦不出莊、左、柳、蘇，詩不出盧仝、李賀。晚甚愛楊萬里詩，曰：「活潑剌底，人難及也。」趙閑閑教後進爲詩文，則曰：「文章不可執一體，有時奇古，有時平淡，何拘？」李嘗與余論趙文曰：「才甚高，氣象甚雄，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，蓋學東坡而不成者。」趙亦語余曰：「之純文字止一體，詩只一句去也。」又，趙詩多犯古人語，一篇或有數句，此亦文章病。屏山嘗序其《閑閑集》云：「公詩往往有李太白、白樂天語，某輒能識之。」又云：「公謂男子不食人唾，後當與之純、天英作眞文字。」亦陰譏云。

趙閑閑論文曰：「文字無太硬，之純文字最硬，可傷！」王翰林從之則曰：「文字無軟者，惟其是也。」余嘗以質諸先人，先人以趙論爲是。

興定、元興閒，余在南京，從趙閑閑、李屏山、王從之、雷希顏諸公游，多論爲文作詩。趙于詩最細，貴含蓄工夫；于文頗麤，止論氣象大槩。李于文甚細，說關鍵賓主抑揚；于詩頗麤，止論詞氣才巧。故余于趙則取其作詩法，于李則取其爲文法。若王，則貴議論文字有體致，不喜出奇，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，尤以助辭爲尚，與屏山之純學大不同。嘗曰：「之純雖才高，好作險句怪語，無意味。」亦不喜司馬遷《史記》，云：「失支墮節多。」「韓退之《原道》，如此好文字，末曰人其人火其書，太下字。柳子厚肥皮厚肉、柔筋腍骨之類，此何等語？千古以來，惟推東坡爲第一。」又多發古名篇中疵病：

淵明《歸去來辭》，前想像後直述，不相侔。伯倫《酒德頌》有大人先生，是寓言，「後聞吾風聲」，「吾」當作「其」。退之《盤谷序》，前云友人，後云昌黎韓愈，似不相識。永叔《蘇子美墓誌》，「爭爲人所傳」，既用「爭」字，當曰「人爭傳之」，不然，曰「爲人所傳」，不須「爭」字。子瞻《超然臺記》，物有以蔽之矣，矣字不安。此類甚多，不可勝紀。〈按：王若虛《滹南文集》四十五卷，辨論居十之九，他詩文祇數卷。〉雷則論文尚　　古，全法退之。詩亦喜韓，兼好黃魯直新巧。每作詩文，好與朋友相商訂，有不安相告，立改之，此亦人所難也。

正大中，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，雷翰林希顏爲應奉兼編修官，同修《宣宗實錄》。二公由文體不同，多紛爭，葢王平日好平淡紀實，雷尚奇峭造語也。王則云：「實錄止文其當時事，貴不失眞。若是作史，則又異也。」雷則云：「作文字無句法，委靡不振，不足觀。」故雷所作，王多改革，雷大憤不平，語人曰：「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。」王亦不屑，王嘗曰：「希顏作文好用惡硬字，何以爲奇？」雷亦曰：「從之持論甚高，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。」

雷翰林希顏爲人作碑誌，雖稱其德善，其疵短亦互見之。嘗曰：「文章止是褒與貶。」初作《屏山墓誌》，數處有微言，劉光甫讀之不能平，與宋飛卿交勸令削去，及刻石，猶存「浮湛于酒，其性厭怠，有不屑爲」之言。余謂碑誌本以章其人之善，雖不可溢美有媿辭，然當實錄其善事，使傳信後世。若疵短則不當書也，況非作史傳，何必貶焉？且其子孫覽之，豈得自安也？

趙閑閑作《南城訪道圖》，諸公皆有詩。嘗有一齊希謙者，題云：「億劫夢中誇識解，一生紙上作風波。到今不肯抽頭去，畢竟南城有甚麼？」人頗傳之。

趙閑閑以文學名一世，于吏事非所長。興定初，术虎高琪爲相，惡士大夫，有罪輒以軍儲論加箠杖，在位者往往被其苦。俄命趙公攝南京轉運司，〈一作「使」。〉未幾，果坐誤糧草事，當杖。既奏，宣宗曰：「學士豈當箠邪？」高琪曰：「不然無以戒後。」遂杖四十，公大憤焉。其後，高琪誅，詔適公當筆，首曰：「君臣分嚴，無將之罪莫大；夫婦義重，不睦之刑何逃？曾是一身，兼此二惡。」人謂趙公之仇雪矣。

正大初，趙閑閑長翰苑，同陳正叔、潘仲明、〈按：仲明名希孟。〉雷希顏、元裕之諸人作詩會，嘗賦《野菊》，趙有云：「岡斷秋光隔，河明月影交。荒叢號蟋蟀，病葉挂蠨蛸。欲訪陶彭澤，柴門何處敲？」諸公稱其破的也。又分詠《古瓶蠟梅》，趙云：「

苕華吐碧龍文澀，燭淚痕疎鴈字橫。」後云：「嬌黃喚起昭陽夢，漢苑淒涼艸棘生。」句甚工。潘有云：「命薄從教官獨冷，眼明猶喜跡雙清。」語亦老也。後分《憶橙》、《射虎》，題甚多。最後《詠道學》，雷云：「青天白日理分明。」亦爲題所窘也。閑閑同館閣諸公，九日登極目亭，俱有詩。趙云：「魏國河山殘照在，梁王樓殿野花開。鷗從白水明邊沒，鴈向青天盡處迴。未必龍山如此會，座中三館盡英才。」雷希顏云：「千古雄豪幾人在？百年懷抱此時開。」李欽止云：「連朝倥傯簿書堆，辜負黃花酒一盃。」

凡作詩，和韻爲難。古人贈荅皆以不拘韻字。迨宋蘇、黃，凡唱和，須用元韻，往返數迴以出奇。余先子頗留意，故每與人唱和，韻益狹，語益工，人多稱之。嘗與雷希顏、元裕之論詩，元云：「和韻非古，要爲勉強。」先子云：「如能以彼韻就我意何如？亦一奇也。」嘗在史院〈一作「試院」。〉與屏山諸公唱和李唐卿〈一作「呂唐卿」。〉《海藏齋詩》舟字韻，往返十餘首。先子有云：「繡坼舊圖翻短褐，朱書小字記歸舟。」屏山大稱其工用事也。後居淮陽，與劉少宣唱和村字韻，亦往返數十首。最後論詩，有云：「楊劉變體號西崑，竊笑登壇子美村。大抵俗儒無正眼，惟應後世有公言。光生杜曲今千古，派出江西本一源。此道陵遲嗟久矣，不才安敢擅專門。」又云：「樂府虛傳山抹雲，詩名浪得柳連村。九原太白有生氣，千古少陵無閒言。登泰山巔小天下，到崑崙口知河源。如君少進可入室，顧我今衰不及門。」少宣以爲全不覺用他人韻也。

聯句亦詩中難事，葢座中立書，不暇深思也。南京龍德宮趙閑閑、李屏山、王正之聯句，王云：「棘猴未窮巧，穴蟻已失王。」人多稱之。余先子亦留意。主長葛簿時，與屏山、張仲傑會飲，坐中有定磁酒甌，因爲聯句，先子首唱曰：「定州花磁甌，顏色天下白。」諸公稱之。屏山則曰：「輕浮妾玻璃，頑鈍奴琥珀。」張則曰：「器質至堅胏，膚理還悅澤。」後居淮陽，冀京父來過，雪夜聯句，先子有云：「簾疎見飛霙，窗靜聞落屑。」又，李欽叔來過，李子遷在座，會合聯句，先子首唱曰：「玉立兩謫仙，鼎峙三敵國。」又云：「三強出奇兵，八戰乃八克。一老怯大敵，三戰卽三北。」後自大梁舊陳，與初聯句，〈似有脫字。〉先子首云：「紅拋汴梁塵，綠吸淮陽酒。」後令葉縣，中秋夜，與郝坊州仲純、王飛伯輩聯句，具載《蓬門集》中。〈《中州集》云：劉從益字雲卿。大安元年進士，拜監察御史，得罪去。久之，起爲葉縣令。未幾，被召入，授應奉翰林文字。踰月，以疾卒，年四十四。有《蓬門先生集》行于世。〉

歸潛志卷第八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